

在佛法基礎經典，《阿難問事佛吉凶經》算是很重要的，因為它開頭就說，學佛要能真正吉祥、受益，首先是要「從明師受戒」，明是明白的明，不是很有名氣的名。我們遇到師長老人家，他老人家算有傳統文化的最後一代了，他的弟弟小他六歲，都沒有這樣的機會。甚至於我們從因緣來觀察，老人家假如生在其他的地方，比方說上海、比方說武漢這些地方，大都市、沿海地方，可能就沒有機會讀私塾了。剛好老人家生在桐城派的地方，廬江、舒城、桐城，這一帶是桐城派，算是清朝儒家最盛的地方。當時西風東進，整個中國慢慢都改成國民小學了。老人家當時在廬江出生，還有私塾可以念。

所以我們假如善於去觀察、去體會，萬法因緣生，緣是條件，是很不容易具足的。所以老人家他有好的父母，又剛好在有私塾、有儒家學派的地方誕生。再加上他四歲又去了他姑媽家，他的姑媽、姑丈屬於大家族，所以他才能深刻體會中國大家族對一個人一生的影響在哪裡。他去讀過私塾，他才知道私塾教育的方法、智慧在哪。包含一開始那個拜師禮，它給一個人一生的影響有多大，短短可能才十幾分鐘，這個尊師重道的根基就深深種在一個孩子的心中，終身不變。他因為親身感受過，他才能去體會到老祖宗教育的智慧在哪裡。

我們聽老法師講這些，都只是一種想像。那中華文化很多部分，都是他老人家親身體會到的。包含他還遇到三個在台灣當時頂尖的高僧大德，就很不容易了。人一生能遇到像師長三位老師其中一位這樣的高僧大德，福報都很大了，但老人家在他特別重要的一

些時期遇到了三位。少一位，他老人家說，他就沒有今天的成就了。沒有方東美教授，他不可能扭轉對佛教的誤會，因為他最喜歡哲學，方教授又是當時候哲學的泰斗，他的話老人家不懷疑，才能扭轉過來。再來，章嘉大師，四大活佛之一，用了三年教導師長，師長老人家說，他佛法的根基是章嘉大師幫他扎下去的。

我們聽到這裡也要很敏銳，善於去觀察領悟。因為老人家弘法利生利益上億人，範圍包含五大洲，這麼大的成就，最重要的是他的基礎所在，他的家教，包含他對佛法的正知正見，他對佛法的認知，他的根基所在那是最關鍵的。要枝繁葉茂，一定是根深蒂固才達得到。所以這個根深蒂固，我們初學佛，為什麼說從明師受戒，這個戒就是遵守老師的教誡。章嘉大師用了三年的時間，幫師長把根基扎下去了。所以師長老人家一直在講經的時候，都會提到章嘉大師教他什麼、章嘉大師教他什麼。其實老人家講這些，一來是他最受用的部分，因為這些部分都是指導他修學；再來，老人家講經一直講，其實也是把這些最重要的一次一次很有耐心的來提醒我們。

之後十年又跟著李炳南老師學經教，當李炳南老師的常隨眾。這個在老人家「十年因緣」這一篇教導，可以看出來他跟三個老師，尤其是跟李炳南老師學習的過程，講得非常詳細，他是怎麼當學生的，他的態度、他的用心在哪，包含李炳南老師又是怎麼和盤托出來指導他。如何當學生、如何從事教學，在這片開示講得是非常仔細，但是我們得要很用心的去聽、去領會，那就會有很大的受用了。

儒家特別強調「經師易遇，人師難遭」，所以真正能夠教我們當生修學成就，教我們真實道德學問的老師，是很不容易遇到的。成德有跟大家分享過「師長行誼」，這是老人家他的身教的部分。

當然，成德所分享的實在講也是冰山一角而已。宏琳法師非常用心，還蒐集老人家一生很多寶貴的行持，從很多弟子那邊去了解，應該不久將來會出一本《老和尚的身教》。這個書就非常可貴，我們可以從中去學習到老人家把佛法如何落實在這個時代，落實在他的生活、工作、處事待人接物之中。

而老人家的言教也是我們的學處，因為他的言教雖然是言語，可是心行一如，心跟言語是一不是二，我們也可以從一個人的言語當中，去學到他的存心、他的用心，我們就知道怎麼去弘法、怎麼去利生了。所謂慕賢當慕其心，他的心在哪？他的心在他的行為上，他的心在他弘法的言語上。善於觀察的人，從他一言一行可以感受到他的心。再從效法他的心，去把這一分真誠、慈悲、設身處地、柔和質直的心，我們體會到了，再把它用在一切時一切處，那我們就是善於學習了。

老人家又講了一個專題，「善學佛法與傳統文化」，這個也很值得我們多多薰習、多多深入，多聽幾遍，我們應該會有更深更廣的受用。因為我們現在的根性，實在學東西，不一定能夠學一次、學兩次就學會了，我們的根性比起老人家確實是有滿大的距離。而老人家很慈悲，他自己學東西他都重複三十遍。比方說要帶動我們學習黃念祖老居士的《淨修捷要報恩談》，他沒有要求我們，他自己帶頭聽了幾十遍。這個成德是親自看到，因為不只一次去到香港，都看到老人家拿著一個播經機，一直在薰習黃念老講的《淨修捷要報恩談》。所以老人家也是用心良苦，以身教來帶動我們。

比方成德就感受老法師講，尤其在修學上一直勸勉我們，「念念為他人著想」。這個成德覺得是這個時代的妙法，因為我們這個時代自我中心比較強，四大煩惱常相隨，我見、我愛、我慢、我痴都很重，這個四大煩惱是根本你不用找它，它就隨時現前了。但是

老人家這一句很善巧的，我們不要刻意的，好像隨時要跟這四大煩惱正面衝突，這樣打仗也很辛苦，老人家很善巧讓我們在念頭上，把重點放在替人家設想，那這個我見、我愛、我慢、我痴慢慢慢慢就淡掉了。其實這個方法也就像《了凡四訓》教我們的，有從事上改者，有從理上改者，有從心上改者，這個就是直接從心上改，「如斬毒樹，直斷其根，奚必枝枝而伐，葉葉而摘哉」。這個方法就很善巧，我們也不覺得好像很困難、好像很被強迫。就這句成德覺得是老人家引領我們修學的一句妙法。當然，我們真的把它放在心上，隨時來用功，很可能幾個月我們心境就有不小的轉變。

包含師長說：「學佛就要學釋迦牟尼佛，學道就要學老子，學儒就要學孔子。」這句話就讓我們在學儒釋道三教，就有一個很具體效法的對象。這些開解、這些說法，都是非常善巧、非常契機的，非常讓聽的人有下手處，這個也是講經者他很用心，才能開出這樣的教理。

而且老人家還進一步具體談，學佛要學釋迦牟尼佛，他講經裡面常常都會談到，要學釋迦牟尼佛哪些部分，這個主題我們可以再找個時間一起來探討一下。老人家他也很綱要的，比方說期許英國漢學院的學子，學佛就要學釋迦牟尼佛，斷貪瞋痴慢疑；學儒要學孔老夫子，溫良恭儉讓，又把佛陀跟孔子最值得我們學、最具體的行誼呈現在我們面前。可以感覺到老人家講經，好人做到底，送佛送到西，就看我們有沒有足夠的善根福德去珍惜、去用心了。

老人家講經的時候又講到，「學佛首重師承」。這句話等於假如我們修道沒有重視這個師承，那我們修學就很可能走錯路了。其實這句話從佛經來看，都是很正確的，佛法是師道，道要靠師來傳承，當然要有師承。而且《六祖壇經》當中就提到，威音王佛以前有無師自通的，威音王佛以後就沒有無師自通的人。所以我們一定

要跟著一個有師承的老師來學，而且他又是一個修行的過來人，又是明師，明白的老師，這樣我們路就不會走錯了。

現在人很少說他學的都是從老師那邊得到的，都好像特別突顯他自己，都是自己創造發明的、自己的能力來的，好像提他的老師自己就矮一截，都不能彰顯他的特別、他的能耐。其實這個都是心中沒有感恩老師的教導，這個其實都是名利，尤其好名太強了，才會這樣。我們看到師長老人家他講經的地方，甚至他的住處，一定都把父母還有老師、還有護法的照片都掛起來，老人家是時時不忘父母、老師、護法的恩德，不忘他們對他的成就。

所以老人家講經有一個特點，他都是把他真實懂的進而去落實，解行相應的心得和盤托出，來成就我們的修學，他不是只講理論而已。而且他所講不只是解行相應，還包含了他人生非常豐富的閱歷。比方說老人家可以講出現在全世界最大的危機，不是環境、不是糧食，不是這些危機，是什麼？是信心危機。這個開示也很少能聽到這麼去講，危機的根本在信心。而老人家這個體會從哪裡來的？從因為到聯合國發表我們中華民族五千年的修齊治平的理論、智慧、方法、經驗、效果，講完之後，這些和平專家都說，你講得很好，但是做不到。所以師父說，冷水澆頭，當頭一棒。因為假如連相信都不相信，他怎麼可能去學它？不學它，人心沒有辦法轉變，那所有的問題其實都出在人心，只會更惡化而已，解決不了。就像環保問題，喊了那麼多年，其實還是愈來愈嚴重。除非重視教化，人有孝心、有愛心，還會去愛惜，會去有憐憫心，不要去傷害生命，這個環境問題才能解決。所以根本還是老人家常說的，「建國君民，教學為先」。

所以老人家這個法語，他還另一個特點就是包含了人生的閱歷，尤其對我們這個時代，他的洞察力、他的體會很深。比方說舉個

例子，老人家說：「找一個好老師很難，找一個好學生更難」。這個話是這個時代真實的寫照，我們要找一個好的明師真的是不容易，老人家是有傳統文化的最後一代了。真正要再出老人家這樣的高僧，可能沒有幾代人的努力，慢慢把家庭教育、學校教育、社會教育、聖賢教育恢復起來的話，那要再出這樣的大善知識也不是容易事情。所以找一個好老師真的很難，找一個好學生那就更難了，因為好學生的基礎是孝親尊師的根基。現在假如為人父母的都去賺錢，忽略小孩的教育，他的胎教、他三歲以前教育忽略掉，沒有這個孝親尊師的根基，他也不可能是一個真正能傳法的好學生。

我們聽了這句話，用心去感悟的話，找一個好老師很難，我們現在遇到師長老人家，我們就得好好的珍惜，抓住這個師資道合的因緣，跟著他老人家出離輪迴，回西方老家，我們才聽懂他這句，找一個好老師很難。找一個好學生更難，我們感恩他老人家的教導，我們知恩報恩，別人做不做好學生，這個我們不去要求，但是我們自己一定要全力的去做一個好學生，不能辜負他老人家一生的教化、六十多年的教化，這樣我們才有念他的師恩，這樣我們才算是有血性、有良知。我們期許自己在這個時代，能把尊師重道從我們自己身上很努力的去表出法來，讓老人家欣慰，我們也是請轉法輪、請佛住世。

所以剛好拉拉雜雜跟大家聊老人家，他說法確實是妙、確實是善巧，很值得我們珍惜，以此跟大家交流共勉。阿彌陀佛！